夏天的腌笃鲜

沈宏非

甲辰苦夏,伏中,从将睁眼到欲闭眼,满目尽是长天老日,这一天天的,茶饭不思,若有思,无非一碗冬瓜咸肉扁尖汤。起床气里,微信央求元昌大师在店里帮我烧好一锅,好在"周舍"距我办公室只一牛吼地,候日落,打包,逃也似的回家。

从前,这个几乎是上海家家户户灶披间里必炊的度夏小菜。冬瓜是季节的题中应有之瓜,而扁尖与咸肉,则分别遗自初夏与去冬今春,三物同烹,堪称三伏天里的"小腌笃鲜"。

咸肉、扁尖先下锅,炖半个时辰,最后摆冬瓜,不用盐,烧滚,再炖个10分钟,揭盖,于水汽弥漫里望到冬瓜变成半透明,翻滚着,隐约透出底下的游移的咸肉扁尖,即可离火。

讲究的,还会落一把干贝什么的。

扁尖是灵魂,盐水煮过再经炭火烘焙自然阴干,自带一种隐隐的烟熏味;冬瓜大手大脚切大块,做肉,比咸肉还香,只可怜那咸肉,只起盐的作用。

扁尖和咸肉都自带盐分,当然也都不可太咸,否则,下锅前要在清水里浸上一浸。

碰着会做人家的巧妇,扁尖前半段带着嫩尖的舍不得炖汤,炒,只用后半截烧汤。

第二天中饭,残汤剩饭一锅煮,泡饭淘淘,清洁平正。落胃落胃。独居老人,算不上是一份人家,无非是又混过去一顿。

尽管我每次相求,周大师回复的语气里总透着"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之殷殷,但我心里总归晓得,无论如何,这种寻常人家灶披间谈笑闲话间即成之物,周大师在他的"周舍"餐厅里是羞于上菜单的。我卖的,只是一张老面皮。难为情。

正欲感动,忽想起《第二炉香》里说的:"大热天,根本就不宜动感情;如果人再胖一些,那就更为吃力。"

与其吃力,不如埋头吃喝,受用受用。

又及,冬瓜、咸肉还好,只是那扁尖,欲述其身世綦详,有的叫苦笋,有的称"鞭笋",或统称"小野笋",争论到最后,每每流于妄诞,一笔糊涂账。难怪在汤里它是灵魂。扁尖以天目山所出为佳。这个似无异议。

鸟啼松径寂(中国画) 陆曙光

月背

邓伟志

某地高考的作文题是从"嫦娥四号"探月揭开月背的神秘面纱说开去。看到"月背"二字,像是激发了我这个老教授的兴奋点。我想说的是,这个题目最值得发挥的是自"人猿相揖别"以来,没有哪个人真正看到过月亮的背面,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件憾事。两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写过山上月、海上月、窗前月,可惜都是"一面之词"。

"嫦娥四号"在月背着陆让我们开始知道月的背面与月的正面有极大的不同:正面平坦,背面崎岖。月背的山峰比地球的第三极——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很多。这提示我们看万事万物、看任何问题都要既看正面又看背面。

现在注重调查,是天大的好事,"不调查没有发言权"。不过,调查还有个作风深入不深入的问题,还有个走马观花还是下马观花、下马栽花的问题。走马观花容易只看表面现象,只听汇报容易受骗上当。因此,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走进"背后"的背后。认识无止境,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像后来的"嫦娥六号"那样到月背把月壤取出来,带回中国研究,做一名永远在路上赶考的"考生"。

『丘大炮』

李西闽

"丘大炮"是我的姑丈。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总是和我姑姑打架。有个深夜,姑姑披头散发跑到我家,哭诉被"丘大炮"打了。我父亲和叔叔气坏了,连夜带着人走十几里路,到姑姑家所在的那个村庄,找"丘大炮"算账。那年我七岁,也跟着去了。结果看到"丘大炮"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他被姑姑打破了头,头上缠着纱布。见到我父亲和叔叔,"丘大炮"嚎啕大哭,边哭边控诉姑姑的暴行。父亲和叔叔都是良善之人,面面相觑,安慰了他一会儿,只好回家。其实"丘大炮"对姑姑还是蛮不错的,什么都顺着她,姑姑性格刚烈,看不惯他醉酒,他们吵架的原因就是姑丈的醉酒,"丘大炮"又喜欢喝酒。姑姑说过,总有一天,他会死在酒里。"丘大炮"喜欢吹牛,所以老家人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至于他的真名很少人提及。他经常在镇街的小酒馆里吹牛,身边围着不少人,附和着他,他高兴了就买酒给那些人喝。他的性格豪放,是个出手大方的人。但是只要姑姑出现在酒馆门口,他看到姑姑,就老实了,仓皇逃走。

出手大方是因为他会赚钱。河田镇方圆几十里,他也算个名人,有经济头脑,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却是河田镇第一批致富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他就承包了一个砖厂,那时百废待兴,建房的人多,砖厂十分红火。有钱后的"丘大炮",说话硬气,喝酒吃肉不在话下,谁有个困难什么的,他也乐意出手相帮,尽管爱吹牛,名声还算不错。每年正月来我家拜年,他给的红包是最丰厚的。他似乎蛮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怎么也亲热不起来,我对他那满是胡茬的脸,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姑姑的话不幸言中。在我离开河田镇后不久,父亲来信说,"丘大炮"因为喝醉酒,回家路上,骑车摔下山崖,下半身瘫痪了。"丘大炮"瘫痪之后,砖厂也无力承包了,收入也没有了,靠姑姑一人撑起了那个家。据说姑姑经常贬损他,他也不恼,笑嘻嘻地和她讲鬼话。离开河田镇第一次回老家探亲,我去看望他。姑姑说,他是没用之人了。他还是满脸胡茬,脸色白得瘆人,眼中跳跃着一丝火苗。我的到来,让他蛮开心的,不停和我说话,讲他当年开砖厂的故事。姑姑在一边说,他就喜欢瞎吹。因为"丘大炮"瘫痪,表弟金才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他传续了父亲的基因,小小年纪就跟人到石家庄去做调料生意,生意做得很好,后来把弟弟妹妹也带出去做生意了。

"丘大炮"后来郁郁寡欢而死。我记着他和我说过的那句话:"如果那天不喝酒,就不会摔成残废,还会赚很多钱。"我想说,这就是你的命运,但我没有说出口。姑姑一直勤勤恳恳,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把自己种的菜挑到镇街上去买。有时回老家,我会提及"丘大炮",姑姑笑着说,我不晓得当初怎么会嫁给他。

书城之大

钮也仿

现如今,实体书店于一个城市,真好比眉毛之于人:有吧,想想还真没啥用处;但没有吧,还真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上述这段比喻出自仍在苏州钮家巷坚守着一家旧书店的百岁老人江澄波。因为被老爷子这句话深深打动,我特地赶到苏州去拜访了他。越来越感觉咱们这些还在挖空心思办实体书店的同行啊,都是一群想让自己城市"眉目艳新月"的人。

上海实体书店就"模子"划分,上海书城应该说是最"大"的。但过去上海书城之大,大在"体量"。她1998年亮相颠覆了当时公众对书店一般是路边几个开间门面的认知:哇哦,书店居然也可以做成大楼!当时上海书城里图书容量差不多是全国2年出版的品种总和,外面买不到,上海书城都有。老新华同事讲起N年前福州路书城一年销售3个亿、某明星签售惊动了黄浦特警、上海书城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出书城连长相也差不多参考上海书城时,语调和"眉毛"都是上扬的。

不过时移世易,我是3年半前到新华书店工作的,发现作为一门生意而言,互联网时代实体书店卖书真是件伤透脑筋的事情,一本图书居然把所有商品能够有的缺陷都集于一身——非必需品、标准品、消费频次低、客单价低、毛利率低。就一个"标准品"缺陷,就足够被互联网轻而易举干掉——一个人要集中所有人的缺点该有多难,而书居然做到了。

价格更低、选品更丰富、更少占用目标读者时间,这是网络平台购书优于实体书店的客观存在。所以,我是坚持今天上海书城之大,应该从当年的"体量"大进阶成"肚量"大。这个"肚量",就是容纳各种文化呈现形式,就是探索一切与书关联的可能性,书城在今天,就是个文化试验场。

优秀出版社出版物主题展、室内乐、脱口秀、亲子魔术、二次元、画廊与青年潮流艺术家活动、中国传统书画展等等,加上传统签售会,福州路上海书城一家店一年呈现1000场各类文化活动还不敢夸海口,但五六百场应是绰绰有余的。

只要我们还能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就能在书城中予以实验。上海书城,还是上海最"大"的书店。

大观园的秋天

玉玲珑

大观园里迎来了宁静美好的秋天,宝玉收到的秋天的第一缕讯息来自探春的秋爽斋,信封里是一张花笺:"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与此同时,宝玉收到的第二封信件来自贾芸,随之送来的,还有一盆白海棠,海棠也是秋天的一种象征。这两封信件一男一女,一雅一俗,一个是千金大小姐的诗与远方,一个为生计而四处奔波。宝玉又想着给湘云送礼物。秋天到了,大观园也丰收了,在宝玉送给湘云的食盒中就有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还有一碟子的桂花糖蒸新栗粉糕,这都是宝玉送去给湘云尝鲜的。红菱、鸡头、桂花无一不是江南特有的风物。

此时的大观园,月正圆,蟹正肥,桂花正皎洁,大观园还未陷入凛冽萧瑟之气,这个秋天,众人持螯赏桂,吟诗作赋,诗酒趁年华,好不快活。

夜光杯

饭摊头

黄飞珏

在少年记忆中,到远房亲戚强爷家吃饭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家在棋盘街,很小,开门就是人行道。每天四点半,就会占据一半人行道,摆好饭摊头。下饭菜经常有很细的带鱼,别人家不大爱吃的猪头肉,咸菜炒毛豆以及很细很少的肉丝……然后,强爷就会喝上半瓶上海黄酒。到五点多,厂里上班的强叔回来,父子两个再把剩下半瓶黄酒喝完。

强爷是个话痨。我更青睐于猪头肉和带鱼,所以大多数状态是嘴里含着菜,敷衍着点头称是。强爷喜欢看棋盘街上带彩头的象棋局,热衷给人支招。有一次,见到强爷眼睛乌黑,原来是终于因为观棋多嘴被打了。后来强爷去世了,强叔依旧坚持在棋盘街上,四点半就摆出饭摊头。那时候,他下岗了,拿着买断工龄的两万块,觉得日子很好过。

强叔娶了一个大娘子,单位里的女强人,收入可以,分了市中心的房子,还在高龄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小强。强叔索性不去上班,在家带儿子,每个月拿低保。

小强高中的时候,他妈病逝了。虽然我时不时地接济三五百块,但杯水车薪。强叔将四处借钱过成了日子的常态。就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宣布要动拆迁了。于是他跑到了一家民间贷款公司,看也不看合同就签下了月息二分,而且利滚利的高利贷。房子动迁、看房、拿房拖了整整六年。其间,他向贷款公司借了十来万。六年后,贷款公司拿出账单,利滚利总数千万之多。贷款公司对他说,你不是动迁拿了两套七宝的房子吗,拿一套过来,外加其他动迁补偿五十万也归我们,欠账一笔勾销。强叔已经老了,一身的毛病,小强刚从大专毕业,所以叫小强来向报社工作的我求救。后来在相关单位的干预下,他们把本金、正常利息还掉,了事。

如今强叔家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每月五千。强叔退休金一加再加,过了五千。现在,每天四点半,父子俩在厅里摆开饭摊头,一瓶黄酒喝到底。

一笔捐款

张俊智

随着新学期临近,我越发地关注江西萍乡莲花县六市乡中小学。就在八月中旬,我接到学校张校长的微信消息:为防止山区孩子发生溺水安全事故,开学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必须全部学会游泳。预计每个学生的培训费用550元,省、县政府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但学校自筹的约四分之一费用还没着落,希望能在上海帮助找个愿意赞助的企业。

我曾在六市乡中小学支教一年半,很了解那里情况;始终牵挂那里的孩子老师和乡亲;更知道山里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一样聪明伶俐就是缺少资源。人均百余元的费用,对城里的一些家庭而言或只是一顿晚饭、一场电影的费用,可能算不上是个负担;而对那些刚走出贫困的山区家庭而言就会有点吃力。我觉得有义务为这几十个孩子支付六千余元培训费,如果因为缺乏费用令他们没能掌握游泳技能甚至发生意外,我会寝食难安并愧疚终生。所以回答张校长:这笔费用,我来支持好了,为六市中小学尽点力,我也很开心。随即将钱款转入当地县财政局指定账户并注明"四年级学生游泳培训费用"。

六市乡地处罗霄山脉中段,那里有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河江水库,并且还是湘江支流六市河的发源地,乡域内大小3条河流蜿蜒。很多乡亲邻水而居,天气晴朗时湖光山色相映,蓝天白云倒影,波光粼粼碧浪万顷,景色非常漂亮。支教期间多次应邀到学生家做客,也常下水游泳消夏。当然明白对不谙水性的学生来说,看似平静的天然河道潜伏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也知道当地乡政府为防止溺水事故采取了很多方法。每到夏季就组织志愿者全面巡查河道、山塘、沟渠等,并设置警示牌、安全护栏,通过在村口挂横幅、大喇叭广播、微信群留言等形式宣传,对中小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一对一"入户发放防溺水宣传资料。组织四年级的孩子游泳培训,就是在源头上阻止不幸事故的发生。若我的这点绵薄之力能让一个孩子通过培训,万一身处险境时能自主脱险或能争取时间等待救援,一定会感觉非常欣喜。

2008年我从上海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宝钢集团工作。2012年3月初,通过面试后成为山区学校支教志愿者,到距上海千余公里的六市乡中小学支教,担任五个年级的英语、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和美术课程的老师。我通过网络募集了4000多册图书,帮助学校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后来又想方设法募集了70多万元爱心捐款和物资,使山里的孩子能在与城里学校相同的操场上跑步、游戏。暑假里我带班级里的5名留守孩子到上海看务工的父母,看看外面的世界。孩子们的真情感动了我,在征得家人同意后,我又继续支教了一个学期。听到孩子们奔走相告"张老师回来啦!"心情非常感慨。后来,又为把这个班级顺利带到毕业,第二次延长了支教时间。那年期末,全班英语考试成绩打破学校历史纪录、超过县平均分6.4分,使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刚到学校时,由于水土不服我一直发热感冒;学生们在课后上山采摘金银花等草药,晒干后悄悄放在我的桌子上。我生日那天,宿舍里堆满孩子赠送的生日礼物、墙上贴满他们写的祝福语,全校300多个孩子为我唱"生日歌"。当我离开时,听到学校门口的鞭炮声,沿途老乡都在家门口燃起鞭炮,我是流着泪登上回沪的火车。孩子们纯真的笑容、闪亮的眼睛始终留在记忆中。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重返六市中小学,看望老师同学老乡。九月开学后,我一定会再次走进大山看看那里的变化,尤其是想与孩子们比比,看谁的游泳水平高。

十日谈

开学啦

责编:沈琦华

每到九月,总想孩子能在新学期跨越前行的步子大些、再大些,犹如那成长的小树再长高、枝叶更茂盛。